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博士文库 (2010)
亚非文库 (2011)

韩国语语法 多义现象研究

赵新建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博士文库 (2010)

亚非文库 (2011)

韩国语语法 多义现象研究

赵新建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语语法多义现象研究/赵新建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2.5
ISBN 978-7-5100-4625-4

I. ①韩… II. ①赵… III. ①朝鲜语—语法—研究
IV. ①H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8572号

韩国语语法多义现象研究

策划编辑: 刘正武

责任编辑: 程 静 张东文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1969 84459539

http://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78千

印 张: 7.5

ISBN 978-7-5100-4625-4/H·0770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 020-84460251 gzlzw@126.com

序

多年磨剑今示君。赵新建的博士论文出版，可喜可贺。

早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赵新建就明确了进行语法研究的目标，攻读博士学位时更是博采诸家所长，注重多学科借鉴融合，他的论文被评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凭借扎实的研究，赵新建成功申请了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本书正是辛勤耕耘的成果。

韩国语属于粘着语，其语法形态存在“三多”现象，即总体数量多、分类用法多、类义关系多，对此类现象的研究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本书主要选取“分类用法多”这一现象，通过考察2个复杂的格助词和2个相对简单的连接词尾的可公约性，探究韩国语语法多义范畴的生成机制，重新阐释韩国语多义语法形态的单义与多义性问题。对于多义语法形态的单义与多义性问题，中国、朝鲜和韩国的语法学界意见不一，本书持动态逻辑单义观，以“泛演化逻辑(UEL)”为哲学与逻辑起点，借助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归纳该类多义范畴的公约方法。具体来说：1)以泛演化逻辑作为语言研究的哲学和逻辑起点，将其与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进行了宏观的比照反思，总结了其5同4异之处；2)借用数学“极限”等概念，讨论了范畴的本质主义观，并认为，范畴的边界并非处于无序模糊状态，而是一种极限有序状态，原型理论是从认知难易度的角度

对范畴成员的主观排列，但不决定范畴的本质；3）认为应该重新反思임홍빈等学者提出的语法功能单一性的观点。

本书认为：韩国语语法形态所处的抽象语境可以进行多重识解，在进行公约时要注意对多重语境识解的过滤；语法意义的公约并非经常发生在表层，要从深层进行剖析；韩国语的格助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显格助词，并非传统意义上单纯表示格意义的语法形态；韩国语语法形态的类义关系是由基因义与语境义的交叉造成的，但语境义不能与基因义等而同等之。本书对多义性的探讨也可以对句法语境素理论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当然，本书的出版并非意味着该研究的终结。例如，西方语言学家指出，公约后的语义是极为抽象的，如何对之进行限制，是一个应该思考的地方，书中的四个公约义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使用通用语的语言学理论研究非通用语现象，再通过对非通用语的研究，反观通用语理论，是进行非通用语研究的一个好方法。赵新建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借鉴了认知语言学中的识解、台球模式等理论，贯彻其基于使用的现实主义研究原则，在参考国内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借助极限、绝对值、函数、拓扑等自然科学概念与模式，描写解释语言现象，为展开论证提供了很多事半功倍的理论工具。这种非通用语研究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是为序。

张光军^①

2011年10月5日于北京

①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非通用语种类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韩国语教学研究学会副会长，大韩民国国语国文学会海外理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目的	1
1.2 文献综述	2
1.3 研究对象	7
1.4 研究方法	8
1.5 论文结构	12
1.6 研究意义	15
第二章 基于UEL的多义观	17
2.1 UEL和CG的体验哲学假说	18
2.1.1 近似之处	18
2.1.2 不同之处	21
2.2 范畴边界的极限性	27
2.2.1 三种观点	28
2.2.2 范畴边界新解	34
2.3 范畴的追溯公约性	42
2.3.1 自然范畴的追溯公约	44
2.3.2 语义范畴的追溯公约	48
2.4 小结	68
第三章 韩国语简单语法多义现象	71
3.1 引言	71

3.2 “-지만”的用法分析	71
3.2.1 表示一般性转折	72
3.2.2 表示无影响转折	73
3.2.3 表示前提性转折	74
3.2.4 表示递进性转折	75
3.2.5 表示礼节性转折	76
3.2.6 表示引用性转折	78
3.3 “-면서”的用法分析	79
3.3.1 表示双动、状态和角色同存	79
3.3.2 表示不同主语的同时并列	82
3.3.3 表示语动同存	84
3.3.4 表示同时对照	86
3.3.5 表示时间起始	89
3.3.6 表示话语衔接	90
3.4 小结	93
 第四章 韩国语复杂语法多义现象(1)	 95
4.1 引言	95
4.2 用法分析	97
4.2.1 状语格用法	100
4.2.2 强调性用法	135
4.2.3 副词性用法	138
4.3 “로”的语义网络	140
4.4 小结	143
 第五章 韩国语复杂语法多义现象(2)	 146
5.1 引言	146

5.2 前人研究综述.....	148
5.3 他动/及物的定义	150
5.4 用法分析.....	153
5.4.1 宾格性用法.....	153
5.4.2 非宾格用法.....	168
5.4.3 语用性用法.....	182
5.4.4 习惯性用法.....	188
5.5 显格助词的突显动因.....	189
5.6 小结.....	192
 第六章 结论.....	 196
 参考文献.....	 202
 后记.....	 227

第一章 绪 论

科学的美在与它能对现象和不同观测资料之间的联系做出简单解释。

——[英]霍金(2011)

1.1 研究目的

韩国语的语法形态具有总体数量多、分类用法多、类义关系多的“三多”现象(张光军, 2000), 而作为三多之一的“语法形态的多义性”历来都是重要的研究课题。Evans(2007: 163-164)指出, 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Grammar, 下文简称“CG”)认为多义是一把可以用于概括不同层次语言现象的密钥, 能够揭示出词汇、形态、句法结构的若干共性特征。本书即选取韩国语语法形态的多义性为研究对象, 以何新(2008b)提出的泛演化逻辑(Universal Evolution Logic, 以下简称“UEL”)为哲学与逻辑起点, 反思多义范畴的生成机制, 通过考察2个格助词(“로^①”和“를”)和2个连接词尾(“-지만”和“-면서”)的可公约性, 尝试重新阐释韩国语语法形态的单义与多义性问题。本书认为, 通过图式公约、绝对值公约、交叉公约、转隐喻公约等近似逻辑悖论式的公约方式, 可以从韩国语语法形态的多义用法中提取出共同的语义要素, 从而将多义语法体系描写为一个语义函数。

① 为方便起见, 本书不在韩国语的助词之前加注区分实质义与语法义的短横, 并以开音节形态作为相关语法形态的代表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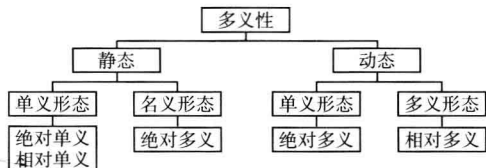
1.2 文献综述

多义问题一直是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课题之一。根据赵翠莲和李绍山(2006)的论述,关于多义词心理表征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核心词义表征说、独立词义表征说和调和说等三类。核心词义表征说认为只存在一个基本词义,而其他词义是语境扩展的结果(以下简称“绝对单义说”),独立词义表征说认为所有词义都是单独储存,在一定语境中才得以激活(以下简称“绝对多义说”),调和说认为多义范畴有多个核心,既非绝对单义,亦非绝对多义。

韩国语的语法形态也是多义范畴之一。在前贤关于韩国语多义语法形态的许多研究中,也存在绝对单义说、绝对多义说等的对立。

在国内,동북3성《조선어문법》편찬소조(1983:182)称词尾在句子里仅表示一个语法意义。최윤갑、리세룡(1984:8)也称,“粘着是在表示词汇义的词根后再添加构词性词缀或语法性词缀,这些词缀一般表示较为单一的语义,表示多种语法意义时则需要添加不同的形态”。这两种观点仅强调了语法形态在句子内部的单义性。류패림(1994:5)在划分了语法形态的绝对单义和绝对多义形态、相对单义与相对多义形态^①之后,对多义范畴则主张绝对多义说:“如果不出现

① 류패림(1994)的多义体系如下所示:



其中,静态下的“相对单义”与本书所说的“多义范畴”有所区别,指“습니다”类可以用“阶称、陈述方式、回忆方式”等三个度量来描写的形态,这类似于一个点的三维坐标值 $[x(a,b,c)]$ 。也就是说,虽然这种多义形态是由三个值来描写的,但仍可以认为是相当于一个三维点的单义形态,因此,류패림(1981:104-119)中的“绝对单义”和“相对多义”才是本书所指的多义范畴。

在句子结构中,相对多义语法形态的具体语义是无从得知的。只有在具体的用法中,才能发现具体的语义。”장광근(1999:38)详尽考察了多义语法形态的语境条件的体系性,似也倾向于多义观,在强调多义形态历时发展的有序性的同时,장광근教授指出,语法形态的语义变化是通过多种不同的路径发展而来的,较难在核心语义和边缘语义中提取同质性的要素。

在朝鲜,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조선문화어문법규범》(1976:224-225)似乎主张绝对单义说或仅强调句内的单义性,认为“单一词尾表示单一意义是不变的事实,一形态一意义是朝鲜语的重要语法特征之一”。박재용(1977:199)也认为,朝鲜语是粘着语,所谓粘着就是指表示单一语法意义的词尾有序地添加在本身不发生变化的词干之后的现象。而朝鲜社会科学院《조선문화어문법》(1979:234-235)则提到了多义性,认为“朝鲜语词尾很多都表示单一意义,但也存在语法多义性。……在朝鲜语中有不少形态表示单一意义,但是表示多个语法意义的形态也很多。这与朝鲜语的粘着语特点和粘着语具有的结构、词源特点等有着密切的关系”。류패림(1994)不同意上述主张,认为词尾的语义问题十分复杂,不能如此绝对化。리근영(1985:60)也反对抽象义与语境搭配说,主张类似独立词义表征说的多义说,他认为:①所谓的语境义是单独储存的,②不存在抽象的、宽泛的、全面的、唯一的语法意义,③语法形态的用法多样根本无法公约。

在韩国,최현배(1980:251-255)认为只要带“를”便是宾语,宾语表示的是一种主观性的他动性。这一观点不是没有问题,如副词、否定句也可以与“를”搭配,但相关成分本身并不是宾语,应该改为“使用‘를’的相关语境具有/表现出宾语属性”。而최현배的“主观说”极富远见,因为这正是认知语言学所说的识解。因此,최

현배认为其方法是“最好的解释方法”并不为过。当然最大问题在于该观点近乎语法直觉，缺乏更为深入的解释。임홍빈(1974)称，“很多人关注的是无法跨越的异质性，我们却预感到多义中存在某种共性”；이광호(2001)也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可以将格助词‘로’的多种语义功能整合为一种单一功能”；민현식(1977)称，韩国语助词基本上都具有单义性，但有些助词在不同的语境中被人感觉存在不同的语义，具有代表性的是“에”和“로”，但是，“에”和“로”从根本上讲，也是具有单义性的，和其他形态一样，多义性应该看作是单一形态进入不同语境后的认知结果；이기동(1981)也从“에”的13种用法中提取出了一个基本意义；서태룡(1990: 351)认为“我们应该为每一个活用词尾设定一个基本义，然后在这个基本义的基础上解释该词尾的所有句法功能和用法”；但也有很多学者不主张单义说，如박정운(1998)、유혜령(2002)根据CG的典型论分析，认为“로”的所有用法相联而不能公约；单以格助词而论，主张非单义说的似乎要多于主张绝对单义说的学者，如下文第五章提及的前贤关于宾格助词的相关研究。

在西方，单义与多义理论也是并立的。

根据임지룡(1997: 217-218)和冯清高(1997)的论述，Jakobson提出了“单一意义假设”，他认为，俄语的格可以表示多个明显不同的意义，但如果我们给每个不同的词义一个独立的语义地位，这必然导致语言符号的分裂瓦解，使其为一大批形式意义关系所取代。从韩国语的格研究史(이광정, 2008: 383-384)上看，韩国语的格体系某种程度上确实走向了“分裂”，因为不同学者对格体系的划分从2到24个不等，观点林立而难于统一。

生成语法(以下简称“TG”)学家Bierwisch等人提出双层次的单义观，认为抽象的单一(或中心)语义层次是语言语义层次和非语言

的概念结构层次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该观点存在①抽象义难以定义,②排除比喻义,③难以处理组合问题等不足(转引自冯清高,1997)。

Pustejovsky(1995/2003)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辩证四因法(质料因、形式因、施动因和目的因),提出了生成词汇学(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下面简称为“GLT”)的逻辑性多义(亦称为“互补性多义”)的分析方法,以语义压制^①等机制解决多义的生成问题。

CG学者对多义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先后提出了辐射多义模式(Lakoff,1987/2002)、图式网络模式(Langacker,1987/1999)、原则多义模式(Evans,2003)等理论模型。

在对英语介词OVER的研究中,Lakoff(1987/2002)等讨论了有关形态与结构语义的大量细节差别,认为这些语义细节存储于语言使用者的语义记忆中。但这种超细研究模式(Full-Specification Model)随后受到了批评,被认为在方法上不加限制,未能区分存储于语言使用者心智中的独立词汇概念和与语境和语用推理相关的义项(Evans,2007:87)。

针对超细模式的不足,Evans(2003)提出了一种更为注重动因的原则性多义(principled polysemy)分析方法,该方法更加强调语境的作用,以避免上述繁琐论证式的多义谬误(polysemy fallacy)(Evans,2003:164)。

相对而言,Langacker(1987/1999)的语义网络模式具有折中主义的特点,试图调和极端多义和抽象单义之间的矛盾。该网络模式容忍一个词的多种意义,又提供了建立若干抽象意义甚至一个可以覆盖所有意义的图式的可能性。但Langacker认为,对于所有被确定

① GLT的语义压制与CG的转输压制从实质上看是类似的,这说明TG与CG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存在某种互补性。Evans & Green(2006/2008:827-828)也提到了这一点。

的意义是否可以归于一个简单的图式意义的问题,网络是不确定的,网络的构建是由下而上,即由具体意义到一般意义,而不是相反^①。而且,寻求更抽象的图式化的意义还是取决于人对语言乃至社会的理解和认识能力。(冯清高,1997; 임지룡, 1997: 221-223)

CG从原则上是不主张绝对单义说的。Evans(2007: 147)说,认知词义学明确反对单义观,认为多义应该反映概念的心理真实性。Langacker(2008: 38)也否认“存在一种单纯、抽象的语义可以做出预测的说法”,认为“需要通过全面精确的论述来说明特定(多义)义项的真实范围”^②。这与上述리근영(1985: 60)的观点是一致的。

根据Langacker(1990/2005: 442-451)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单义与多义的不同理论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为静态机械多义观。该类观点反映的是一种语义原子观,即将多义看作是同音异义现象,如Pustejovsky(1995/2003: 67-68)批评的词义单纯罗列法(Sense Enumeration Lexion, 简称SEL);第二类为静态抽象单义观,该类观点反映的是一种建立在经典范畴理论之上的严格还原观;第三类为动态认知多义网络观,这是建立在原型范畴理论基础之上的CG语义观,一般反对抽象主义(Goldberg, 1995/2009: 33-37)的观点。而本书的观点倾向于一种动态逻辑单义观,以UEL为哲学逻辑起点,借助CG的一些研究方法,对韩国语的语法多义范畴进行重新阐释,总结该类多义范畴的公约方法,将其描写为一种语义函数。

① 有学者对这种“自下而上”的语言观提出质疑,如赵彦春(2007)就曾反问道:没有语言知识又该如何会有语言的使用?—

② Langacker(2008: 37-38)举了“ring”的例子称,我们能够总结出“ring”一种高度图式化的语义——可能是某些义项群的一些抽象概念……但是,仅凭这一点,人们很少能预测到“ring”确实拥有一个具体用法的组合,并能将“ring”扩展到众多新用法。他反问到,“为什么‘ring’可以用作舞台或走私集团,而不是什么其他东西,例如橡皮圈呢?”

1.3 研究对象

韩国语多义形态众多,限于篇幅,我们仅选择了“로”、“를”、“-지만”、“-면서”^①等四个语法形态作为研究的对象。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形态,主要基于下面的考虑。

我们知道,在韩国语语法体系中,语法形态主要由两个大类组成,一类是用于体词性单位之后的助词(조사),一类是用于谓词性单位之后的词尾(어미)。助词中最复杂的当属格助词(격조사),词尾中最复杂的当属连接词尾(연결어미),其他词尾则相对较为简单。因此,要选择语法形态的代表,则应该从格助词和连接词尾挑选。

根据이희자、이종희(1999)等语法词典或专著的统计,“-지만”和“-면서”用法相对较少,分别有6种和11种用法,另外,从下文的论述中可以知道,求取两个语法形态公约值的方法也较为单一,因此,我们选定了连接词尾“-지만”和“-면서”作为简单语法多义形态的代表。

格助词中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包括宾格在内的核心格,一类是包括工具格在内的非核心格,而根据이정희、이희자(1998)等语法词典或专著的统计,“로”和“를”的用法众多,分别有42种和39种用法,而且,如下文所述,求取两个语法形态各自的语义共性时使用的公约方法较为多样,因此,我们选择了“로”和“를”作为上述两类격조사의代表,同时也作为复杂语法多义形态的代表,进一步检验本书所阐述的逻辑公约的方法。

① 在本书中我们暂时沿用“格助词”的传统名称。而实际上,我们认为,韩国语的格关系是零形态的(민현식,1982称之为无标记格),“로”和“를”等韩国语格形态的功能并非表示格关系,而是通过突显相应的格关系,表达特定的语用目的,因此可以称之为“显格助词(부격조사[浮格助詞])”,意为“突显格意义的助词(격의미를 부각시키는 조사)”。李翊燮、任洪彬(1998:144)简单地提到了类似观点。具体内容见第四和第五章。

1.4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宏观原则即第二章所称的“基于UEL的多义观”，微观方法即在第三到五章分析多义语法形态的具体用法时贯彻的语义函数观。

基于UEL的多义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哲学与逻辑起点问题，二是范畴边界问题，三是语义范畴的公约方法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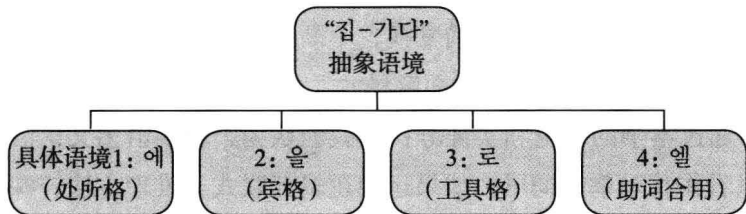
虽然本书将借用CG中的部分分析工具，但我们并不想将哲学起点定位在CG提出的“体验哲学”上，主要是因为体验哲学问题尚存不足，仍停留在假说阶段。CG强调的“基于使用”、“典型”和“连续统”等理论也反映出一种刘宇红（2005）所称的解构主义的倾向。而从本质上看，何新（2008b）提出的UEL是建立在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其唯理主义、唯实论和主客观统一的特点具有一种明显的回归决定论的倾向。朱晓农（2008：73）指出，“决定论的缺口一经撕开，寻找偶然性的工作便成了时髦的活儿。偶然性现象找多了，将会有新的统一解释，并重新回到决定论开始一个新周期”。

对于范畴的边界问题，存在许多对立的主张。家族相似性理论极有可能带来所有范畴难以区分的结果，因此是一种非本质主义倾向的理论，而本书则赞成“范畴是有界的”的本质主义的看法。那么，这就需要我们给出范畴边界的逻辑解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范畴边界的逻辑有序性问题。我们认为，借用数学中的极限思想可以较好地阐述范畴边界的悖论性，因为极限是现阶段处理“飞矢不动”或“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等芝诺悖论（陈波，2002：6）的较好方法（曲学杰，2009），其同样适用于语言学。“范畴边界的极限性”的观点可以使更富逻辑性地解释很多带有

悖论性质^①的语言学现象。另一个是整个范畴如何公约的问题。任鹰(2005: 7)认为,“由于传统语言学将意义定位于客观场景,在意义的分析中排除说话人的主观认知因素,因而在对形意关系作出说明时有时会陷入二律背反(即悖论,笔者注)的矛盾境地”。语言学家从CG角度讨论词汇与语法关系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异于常规的公约方法,我们将其总结为图式、绝对值、交叉和转隐喻公约四种方式,以此提取韩国语多义语法形态的共性语义特征。

在从微观角度分析韩国语多义语法形态的具体用法的过程,我们尝试使用多义语法形态函数观来解释韩国语的语法多义现象。其主要内容包括:

1) 一种抽象语境可以被主观解释(即CG所称的“识解”)为多种属性集。本书认为,多义语法形态所处的语境类似于认知心理学中的人面花瓶错觉图,如在由“집”和“가다”构成的抽象语境中,可以添加下列四种不同的格助词,这四种不同的语法形式分别代表了该语境的四种不同的识解方法:



2) 在说话人进行语言交际时,一般仅能选择一个属性用于表达。如:

○ 키는 작아도 마음은 크다. (○)

① 现代语言学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往往具有一种悖论的特点,如“토끼 마누라”、“女人是老虎”等隐喻句将“兔子”和“老婆”、“女人”和“老虎”等量齐观;语法化理论中提到的历时与共时结合的问题,与历史上的“飞矢不动”悖论具有某种相似之处;“鸵鸟是鸟,但不会飞”的概称句研究说明CG典型理论强调的范畴过渡问题也是一种悖论现象。具体分析详见第二章相关论述。